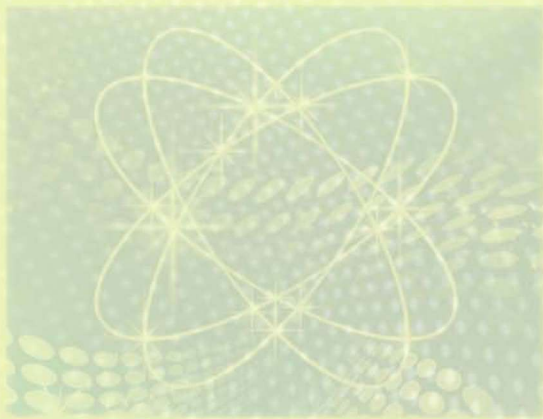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精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说明

语文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全面素质教育的基础，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为了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教育部先后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新课标”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量，指定了52种课外阅读书目，其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20种，高中阶段32种。

为了积极配合语文“新课标”的实施，依据教育部的指定书目，我社特面向广大中小学生推出一套普及版“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该丛书既包括教育部指定的全部书目，又根据新标的要求作了适当的延伸扩大。

本套丛书具有以下特色：

一、书目经典，涵盖面广。本丛书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中外童话、民间故事和中国古代诗歌，有适合初中生和高中生阅读的中国古代诸子作品、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及外国经典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经历了几十年乃至百年、千年的淘洗而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对培养小学生的人文精神、审美趣味和阅读兴趣，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有着重要作用。

二、版本精良，名家荟萃。本套丛书选本精良，质量上乘，每本书均由国内一流专家、翻译家倾心打造。尤其是在外国名著版本的选择上，根据教育界、学术界、出版界专家的推

荐，我们从几种、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版本里优中选优，力求把最精美的作品奉献给广大中小學生。

三、重点突出，实用性强。本丛书的每一本书前均有一篇“导读”，全面介绍作者的生平、作品的内容及作品的特色，通过它读者可以快速地了解本书的内容，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文学特点，便于自学。大部分书目还设置了思考练习题和名句摘录等内容。思考练习题重在引导学生展开横向和纵向思维，拓展想象空间，扩大中小學生的想象力；名句摘录部分便于学生朗读背诵。通过阅读名著、背诵名篇，可以更有效地应对中考、高考，实用性大大增强。

四、装帧精美，定价低廉。本套丛书版式灵活，印制精美，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的情况灵活多样地设定版式；有的根据需要，还配有形象生动的插图。在保证丛书高质量的同时，还响应国家减轻学生经济负担的要求，定价较低，适应中小學生的购买能力。

总之，本丛书文质兼美，适合中小學生阅读，希望它能得到广大學生、家长、老师的喜爱，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有所裨益。

山东文艺出版社

导 读

斯特凡·茨威格 1881 年 11 月 28 日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企业家的家庭。他上了五年国民小学之后，于 1892 年进维也纳马克西米连中学学习。这所以历史上德意志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1459—1519）的名字命名的中学，是维也纳的一所名牌学校。他班上的同学对文学艺术都怀有狂热的兴趣。那时，中学的功课虽然十分紧张，但大家还是挤出时间来阅读各种书籍和新出版的报刊，如饥似渴地了解新鲜事物，吸取新的营养。文坛上，这一时期群星灿烂，流派纷呈。维也纳浓郁的文化氛围为年轻人文学才华的发挥提供了非常适宜的土壤。中学生们对正在兴起的势不可挡的现代主义潮流如痴如狂，里尔克 23 岁就有了很高的文学声誉和许多狂热的追随者，特别是文学“神童”霍夫曼斯塔尔这位不同凡响的人物对年轻的茨威格起了强烈的冲击作用。这一切决定了茨威格一生的道路。他以霍夫曼斯塔尔为榜样，发奋努力，刻苦读书和创作。十六七岁的茨威格，不仅知道波德莱尔和惠特曼的每一首诗，而且还能背诵其他诗人的重要名篇。

茨威格是位很有天赋的作家，从 16 岁起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小说，早年创作以诗歌为主。像这样文学上的早熟，不仅在马克西米连中学茨威格的班上比比皆是，在当时维也纳的其他中学里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心里总有一种诗兴或写作冲动，这种在心灵中泛起的涟漪碰到有利的环境，就产生出了一批文学“神童”。茨威格于 1900 年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德语文学和法语文学，并将已经发表的诗选编成册，翌年便以《银弦集》（1901）的书名出版，随后又出版了诗集《昔日的花环》（1906），还翻译出版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仑等作家的作品。1904 年，茨威格获得博士学位。作为诗人，茨威格基本上属于印象派之列，同时带有病态和颓废主义情调。他的诗轻柔飘逸，缠绵悱

惻，蒙着一层淡淡的哀愁，诗的语言优美，音乐性强。茨威格是位创作态度非常严肃、对自己的作品十分苛求的作家。《银弦集》虽然曾受到当时著名诗人利里恩克隆、戴默尔和里尔克的赞扬，但是茨威格晚年对自己的处女作《银弦集》很不满意，没有再版，其中的诗一首也没有选入自己的《诗集》（1924）。他认为这部处女作里的作品还不成熟，那些诗句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一些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表达的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确实，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当时流行的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文学的熏陶下，过多地着意于形式的雕琢，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也流露出“世纪末”的感伤情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沉醉在“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热情中，连一些知识界的精英都迷失了方向，然而茨威格是清醒的，他从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态度鲜明地反对战争。1933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虽然不过问政治，但因为他有独立的思想，是犹太人、人道主义者，所以他的作品也被纳粹禁止和焚毁。1934年，茨威格在萨尔茨堡的别墅遭到搜查，于是他最终下决心离开奥地利，移居伦敦。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茨威格失去了祖国，在伦敦过着流亡生活。1940年，他和第二任夫人洛蒂获英国国籍，同年移居美国，1941年8月底又迁往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世界大战深深地震撼了茨威格那颗善良和博爱的心。这位一贯坚持人道主义，主张各国人民之间谅解、和睦和友好相处的作家，目睹欧洲社会理性缺失、野蛮横行、文明沦丧，他的心承受不了这么巨大的痛苦，负载不了这么深沉的沮丧和绝望，遂于1942年2月22日与夫人洛蒂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彼德罗保利斯的寓所，以极其理智和平静的方式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以对灭绝人性的法西斯表示抗议。他在留下的遗书中写道：“……在说着我的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和我的精神故乡已经自行毁灭之后，在任何地方我都无法从头开始彻底重建我的生活了……想要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需要有异乎寻常的精力，但是我已年过花甲，我的精力已经在流离失所、浪迹天涯的漫长岁月里消耗殆尽。因此我觉得，最好以诚实的态度来及时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个永远视精神劳动为最高尚的

快乐、个人自由为最珍贵的财富的生命……”茨威格的悲剧震撼了世界。巴西政府为茨威格夫妇举行国葬，灵柩上盖满鲜花。巴西总统亲自参加葬礼，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4000余人参加了追悼大会。灵柩送往公墓，途经里约热内卢市区的时候，商店都自动关门，漫长的群众送葬队伍跟随在灵柩后面。纽约和伦敦等地也举行了悼念仪式，整个反法西斯世界都为茨威格之死感到无比悲痛。古往今来自杀的作家不少，但像茨威格之死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其葬礼那么隆重，即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其少有的。茨威格的死不是对人类责任的逃避和对生活、对世界前途的断念，而是对灭绝人性、毁灭人类文明的法西斯的抗议。作家对人类的前途依然怀有信心和希望，他在遗书里希望他所有的朋友“在漫漫长夜之后尚能看到朝霞”就是明证。茨威格曾称罗曼·罗兰为“欧罗巴的良心”，这个赞誉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很合适。

茨威格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的熏陶。中学毕业后他便开始游历世界各地，与各国的作家、艺术家广泛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茨威格的青少年时代，维也纳是奥匈帝国（1867—1918）的首都，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当时，文坛上群星灿烂，各种文学艺术流派纷至沓来，前卫的“青年维也纳”派倡导新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名震一时。茨威格不仅是位诗人，更是一位以心理分析见长的小说家，以擅长写中、短篇小说著称。他的三部“环链”系列小说集《初次经历》（1911）、《热带癫狂症患者》（1922）和《感情的迷惘》（1927）代表了他中短篇小说的成就与风格；12篇人物特写《人类命运的转折点》（1943）受到普遍推崇。茨威格的长篇小说不多，总共只有三部，除了《永不安宁的心》（1939），其他两部都是未完成的残篇，即后来根据作家的遗稿整理出版的《变形的陶醉》（1969）和《克拉丽莎》（1990）。茨威格也是一位以撰写历史名人传记而闻名的著名作家，其代表作是传记小说系列《世界的建筑师》——《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1920）、《斗恶魔：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1925）和《三诗人：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1928），以及传记《罗曼·罗兰》（1921）、《约瑟夫·富歇》（1929）、《玛丽·安托瓦内特》

(1932)、《玛丽·斯图亚特》(1935)和《巴尔扎克》(1946)等。茨威格还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写了大量有名的剧作并在欧洲著名的大剧院演出,如《忒耳西忒斯》(1907)、《耶利米》(1917)、《沃尔波纳》(1926)、《穷人的羔羊》(1930)、《沉默寡言的女人》(1932)等。茨威格的剧作有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从来不为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着眼点始终是失败者的悲剧。作家善于借题发挥,古为今用,针砭时弊:或反对战争,抗议法西斯主义;或颂扬人道主义、精神自由,抨击思想统治和政治暴力;或弘扬宽容、良知,反对狂热和极端。有的作品当时还引起很大反响,如剧作《耶利米》。耶利米是《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一个先知,他反对以色列穷兵黩武,预言耶路撒冷将毁灭。这是个被人蔑视、被认为胆怯的人物,却正是这个“唯一不仅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失败主义者”,“众人皆醉我独醒”。正当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正当别人被虚假的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茨威格却在宣告并且赞美失败,颂扬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借古喻今,宣告德国必将失败,从而表达了时代的心声。1917年3月《耶利米》出版,2万册很快销售一空。不仅像罗曼·罗兰这样的反战作家,而且像德国的戴默尔这样原先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作家也都公开表示支持,即便是主战派,在反对剧本的时候态度上也表现得很有礼貌和充满尊重,这是茨威格未曾料到的。其实原因很简单,是时间使他们猛然清醒:剧本发表时战争已进行了两年半,战场上流淌的鲜血使得慷慨激昂的高烧开始降温。后来,由于茨威格作为小说家闻名世界文坛,人们在谈到他时往往忘记或者忽略了他在戏剧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茨威格是一位心理描写大师。他的小说几乎都是心理小说,对人物心理过程出色的分析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他的三部“环链”系列小说集分别写人的一生中童年、成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初次经历》写青春前期和青春期少年的心理,通过儿童、少年的眼睛观察世界,尤其是成年人的两性关系;《热带癫狂症患者》描写成年人的激情遭遇及其后果;《感情的迷惘》表现激情对饱经风霜的人的折磨。茨威格传记小说的特点是着重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以揭示人物的心路历程。作家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

响，对心理问题有着特殊的偏爱，谜一样的心理活动对他具有难以抑制的诱惑，因而毕生都在对心灵的海洋进行不知疲倦的、勇敢的探索。茨威格的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青春期心理的关注、对激情的揭示和对女性心理的出色刻画。

青春期是人生旅程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情窦将开或初开的儿童、少年，他们的心理最为敏感，对世界，对成人生活，尤其是对两性关系充满恐惧、好奇与羞涩，茨威格有的作品就表现了青春期少女朦胧的性意识和她们内心的骚动。写青春期心理不但可以表现儿童、少年的世界，还可以通过他们的眼睛来揭示成人世界。茨威格写青春期心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个时代的奥地利，人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性的问题，青年男女的正常交往也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种种限制。作家对青春期少年的心理所做的细致入微的研究和真实生动的描绘不啻是对当时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和奥地利学校教育的严肃控诉。

茨威格对弗洛伊德勇往直前地深入到当时被列为禁区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表示钦佩。弗洛伊德研究的潜意识的原始欲望在茨威格笔下就是激情，也就是本能冲动。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受到激情的煎熬，而且一辈子都在吮饮潜意识的激情所酿成的苦酒，有的还导致悲剧性的结果。作家表现了激情或者说情欲对主人公行为的支配作用，以及对他们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茨威格非常善于洞察和表现女性的内心冲动，在塑造女性形象、揭示女性心理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他的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袒露了一个女子最隐秘的心理活动。小说巧妙地安排在两性关系上，把爱情写得非常纯洁和崇高。高尔基被这部小说深深感动，他用发自肺腑的语言赞扬说：“第二个短篇（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笔者）则以其惊人的诚挚语调、对女人超人的温存、主题的独创性，以及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具有的奇异表现力，使我大为震动，读着这个短篇小说，我高兴得笑了起来——您写得真好！由于对您的女主人公的同情，由于她的形象以及她悲痛的心曲使我激动得难以自持，我竟丝毫不感到羞耻地哭了起来。”（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书信集：《三人书简》）另一名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

十四小时》中的C夫人，一时抵挡不住激情的冲动，委身于一个赌徒，致使自己的后半生过着索然无味的生活。小说对潜意识心理的描写令人叹为观止，高尔基认为这篇小说比作家的其他小说“更具匠心”。茨威格对他作品中的主人公，特别是对“小人物”、弱者、妇女以及心灵上受着痛苦煎熬的人充满同情和爱心，对主人公的遭遇和不幸，对他们人性的缺憾和弱点给予真诚的谅解和宽容，对他笔下的人物都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显示出作家那颗金子般的心。

茨威格的小说一般很少交代人物和时代背景，给人以有点游离于生活的印象。《国际象棋的故事》（1942）是作家为数不多的直接针砭时政的小说，它抨击法西斯对人们的精神迫害，心理描写极其深刻，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这篇小说完成于1942年初，在作家自杀前不久。为了创作这篇小说，茨威格专门买了一本国际象棋棋谱来学习研究，并和夫人一起按棋谱上的名局下棋。由此也可窥见茨威格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之一斑。这篇小说在作家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茨威格作品的语言富于音乐性和韵律美，结构精巧，情节引人入胜，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极为细致，景物描绘十分出色，擅长“戏中戏”的运用，这一切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这些艺术特点也很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所以，在我国“茨威格热”一直经久不衰。

韩耀成

2007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导读	1
朦胧夜的故事	1
夏天的故事	29
月光巷	39
雨润心田	54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73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108
里昂的婚礼	160
国际象棋的故事	169

朦胧夜的故事

我们房间里突然变得那么黑暗，是大风又把淫雨吹到了城市上空？不是，空气澄澈明净、沉寂安谧，这样好的天气今年是少见的，现在已经很晚了，但我们竟毫无察觉。只有对面的天窗还闪着微光，山顶上面的天空已经蒙上一层金色的烟雾。再过一小时天就黑了。这是奇妙的一小时，因为这时的色彩比什么都好看：色彩渐渐消退、昏暗，从地上升起的黑暗随之笼罩房间，最后这黑黝黝的波浪毫无声息地在墙上激荡，把我们也冲进了沉沉的黑夜。这时若有人相对而坐，相视无言，定会觉得在这一小时里，黑影之中对方那张亲切的面孔显得更苍老、更生疏、更遥远，仿佛过去从未见过这副模样，仿佛此刻两人是隔着辽阔的空间和悠悠岁月在遥相凝望。但是你说，你现在不愿沉默，要不然听到钟表把时间敲成上百个碎片的滴答声，听见寂静中病人似的呼吸，心里就会感到压抑。你要我现在把事情讲给你听，好的。当然不是讲我自己，因为我们始终都生活在城市里，不是在这些城市，就是在那些城市，所以生活经历贫乏，或者说我们觉得很贫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真正属于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此刻本来最好是默不作声，可是我却要给你讲个故事，但愿这个故事会像一片轻纱似的浮动在我们窗前的朦胧的光，温暖、柔和、溢泻的朦胧的光。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起这个故事的。我记得，那天下午，时间还早，我在这里坐了很久，看了一会儿书，后来就迷迷糊糊地进了梦乡，或许已经微微睡着了，书掉在了地上。突然间我看见这里有一些人影，他们沿着墙壁忽闪而过，我能听见他们的谈话，看见他们的活动。可是正待我目送这些快要消失的人影时，我就醒了，只是孤零零一人。那本书掉在了我脚下。于是我就捡起书来，想在书中

去寻觅方才这些人影的踪迹，可是我在书里再也找不到那个故事了；仿佛这个故事从书页中落到了我手里，或者书里压根儿就没有那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我是梦到的，或者是在一片彩云中读到的。这是从遥远的国家飘到我们城市上空的彩云，它带走了久久压抑着我们的淫雨，要不然我是从手摇风琴忧伤地在我窗下嘎吱嘎吱地拉的那首朴素的古老歌曲中听到的？或者是多年以前有人讲给我听的？我搞不清了。那样的故事常常来到我跟前，我就像手里捧着水在玩，让故事里的事情从我的手指中间流掉，而不将它们抓住，犹如我们从谷穗和高秆儿鲜花边走过，只是抚摸一下而不折摘一样。我只是梦到过这个故事，先是突然出现一幅色彩缤纷的图像，其结局倒是比较温和，可是我并未将它抓住。不过你今天要我讲个故事，那么此刻，在这朦胧的夜色中我们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而我们渴望见到的色彩斑斓、活跃生动的东西却在我们眼前熠熠闪耀的时候，我就来给你讲这个故事。

怎么开始呢？我觉得，我得从黑暗中突出一个瞬间，突出一个画面和一个形象，因为这些稀奇古怪的梦也是这样在我心里开始的。现在我想起来了。我看见一个瘦长的男孩子正从一座王府宽阔的台阶上走下来。这时已是夜晚，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可是我像拿着一面明亮的镜子把他灵活的身体照得轮廓分明，把他的面容看得清清楚楚。他简直美得出奇。他的头梳得有点孩子气，黑黑的头发垂下来，贴在显得过高的额头上，他的一双手娇嫩而高贵，黑暗中摸索着伸向前面，以感受浸透了阳光的空气的温暖。他的脚步犹豫不决。他梦幻般地走下台阶，来到这座大花园，花园里许多粗壮的树木在簌簌作响，贯通花园的仅有的一条宽阔的大道像一根白色的跳板在闪闪发光。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何时发生的，或许是昨天，或许是五十年前，我也不知道是何处发生的，但是我想，大概是发生在英格兰或苏格兰，因为只有那里我才见到过这么高大的、用宽大的方石砌成的王府，从远处看它宛如碉堡，桀骜不驯，有点吓人，细细观看才会发现这些王府都热情地俯视着下面阳光明媚、花团锦簇的花园。嗯，现在我完全确定，故事发生在苏格兰高原，因为只有在那里夏夜才这么

明亮，天空像蛋白石似的闪着乳白色的光，田野也通宵不黑，仿佛万物都在从内部发出微微的光亮，只有像黑色的鲲鹏似的影子垂落在片片明亮的平地上。是在苏格兰，噢，这一点现在我完全、完全能肯定，要是好好想一想，我或许会想起这座伯爵府的名字和那个男孩的姓名来呢，因为梦幻中那张黑色的皮正在迅速脱落，一切我都能够如此清晰地感觉得到，仿佛这不是回忆，而是亲身经历。这年夏天，男孩在他已经出嫁的姐姐家做客，按照英国体面家庭的热情方式，他并不孤单；晚上，一大批狩猎朋友和他们的夫人聚在一起进餐，还有几位姑娘，全都是高贵的、如花似玉的佳丽，她们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欢声笑语在古老的围墙上发出阵阵回音，然而却并不让人感到嘈杂喧闹。白天骏马来回奔驰，猎犬系上皮带，那边河上则有两三条小船在闪亮，一派忙而不乱的景象使得生活有一种快速而适意的节奏。

现在已是黄昏，宴席已散。先生们都在客厅里坐着，抽烟玩牌；直到午夜时分，从明亮的窗户里射出来的、边上颤动着的光束投在了花园里，有时还传出阵阵响亮而风趣的笑声。女士们大多已经回到自己房里，或许有一两位还在前厅聊天。所以到了晚上这位男孩便孤单了。还不允许他到先生们那儿去，或是只允许他在那儿待一会儿，到夫人们跟前去吧，他又腼腆，不好意思，因为往往他去拧太太们的房门把手的时候，她们就突然压低说话的声音，他感到，她们在谈他不该听的事情。其实还是因为他不喜欢同她们凑在一起，因为她们问他问题的时候，像是问小孩似的，对他的回答只是漫不经心地听一听，她们仅仅是让他干各种各样的小事，完了就谢谢他，说他是乖孩子。所以他想上床睡觉去了，而且已经从盘曲的楼梯上了楼；可是房间里太热，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白天忘了把窗户关上，所以阳光把屋子晒了个够：桌子灼热，床上像是用火烤过，四壁暑气熏蒸，房角里和窗帘上闷热的暑气还在颤颤悠悠地蒸腾。随后他想：天气还早——外面，夏夜像白蜡烛在闪亮，是那么宁静，一丝风儿都没有，静得消去了胡思乱想。现在男孩又走下这座王府的高高的台阶，走进花园。黑黝黝的花园上空，苍穹闪着微弱的光亮，像圣徒头上的祥光，许多看不见的鲜花竞吐芬芳，阵阵浓郁的香气诱惑地向他袭来。他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位十五岁的男孩心

情如此紊乱，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是他的嘴唇翕动着，仿佛要对黑夜倾吐些什么，他举起双手，或者久久闭上眼睛，仿佛他与这宁静的夏夜之间有什么神秘而知心的事似的，想说话或做个问候的手势。

男孩慢慢地从宽阔的、没有什么遮挡的大道上拐进一条狭窄的小路，两旁是高大的树木，顶上闪着银光的树冠像是在互相拥抱一样，而树底下却是黑黝黝的。这时万籁俱寂，只有静谧的花园里那种无法描述的声音，那种宛如细雨落进草里或草茎互相抚摩时所发的窸窣声颤动着向这位沉浸在甜蜜的、不可捉摸的伤感中信步前行的男孩子飘来。有时他轻轻摸一摸树，或者停下来聆听这微微的声息：帽子压着他的额头，于是他就把帽子取了下来，好让裸露的、血液扑腾的太阳穴感受一下睡意朦胧的微风的抚摩。

正当他往黑暗处走进一些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背后，砾石发出嚓嚓的响声。他吓了一跳，待转过身去，就只看见一个修长的白色身影朝他翩翩而来，并且已经挨近了他。他胆战心惊，感觉到自己已被一个女人紧紧地、可又无丝毫强制地搂住。一个温柔、酥软的身体紧贴着他的身体，一只娇嫩的手迅速地、颤颤栗栗地抚摩着他的头发，并使他的头朝后仰：他心醉神迷地感到嘴上沾着一颗陌生的、开了口的仙果——两片颤抖的芳唇在使劲吮吸他的嘴唇。这张脸离他的脸那么近，近得他连对方的面容都无法看清。再说他也不敢看，因为一阵寒战向他袭来，他心里感到隐隐作痛，以至于不得不闭上眼睛，服服帖帖地任凭自己成为这两片灼烫的芳唇的猎物；他的两条胳膊迟疑不定、犹豫不决地搂住这个陌生的佳丽，如痴如醉地将这个陌生的身体使劲贴在自己身上，他的两只手贪婪地顺着柔软的曲线游移，歇了一会儿又哆哆嗦嗦地继续蠕动，越来越火热，越来越疯狂。她将他箍得越来越紧，身子已经弓了起来。现在她躯体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他那任凭摆布的胸脯上，虽然很重，但他却感到美不胜收。她喘着粗气紧紧地贴着他，他感到自己不知怎么在往下坠，双膝已经支持不住。他什么也不去想，既不去想这个女人是怎么到他身边来的，也不去想她叫什么名字，他只是闭上眼睛从这陌生的而湿润的双唇上贪婪地吮吸玉液琼浆，直饮得

酩酊大醉，情不自禁，毫无理智地驱向一股无比强烈的激情之中。他觉得天上的星星突然坠落了，眼前光芒闪烁，他触及的东西全都像火花似的在颤动，在灼燃。他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久，他这样被柔软的链子拥锁着是否有几个小时，还是只有数秒钟：在这疯狂的感觉中，在这场心摇神荡的搏斗中，他感到身上每一根神经都在熊熊燃烧，他正在朝一种妙不可言的眩晕状态蹒跚而行。

后来，突然间这条火烫的链子一下子断了。紧紧抱着他的那双手猛地、几乎是愤怒地松开了，陌生女人站起来，一阵风似的跑了，一道白光从树旁一闪而过，在他举手去拽住她之前，早就不见了踪影。

这是谁？方才持续了多久？他忐忑不安、魂不守舍地倚着一棵树站立起来。他滚烫的太阳穴慢慢冷却下来，他又能冷静地思考了：他觉得，他的一生似乎往前挪了上千个小时。他过去曾迷迷糊糊地梦到过女人和情欲，难道突然之间竟梦想成真了？或者说，这确实只是一个梦？他摸了摸自己，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在怦怦捶打着的太阳穴周围确实又湿又凉，这是因为方才他俩跌进草丛，沾了露水的缘故。现在这一切又在他眼前一闪而过，他感到嘴唇又在灼燃，又吮吸到了从她窸窣作响的衣服里散发出来的荡气回肠的馨香，他竭力想回忆起每一句话，可是一句也想不起来。

现在他一下想起，她什么话也没有说，连他的名字也没叫，他心里感到好生吃惊；他只听到她嘴里漾出来的阵阵呻吟，拼命屏住的销魂荡魄的狂喜的啜泣，只闻到她散乱的头发散发的幽香，只感觉到她那压着他的滚烫的乳房以及她光滑的肌肤，她把她的娇躯、她的呼吸、她颤抖着的全部感情都给了他，而他却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这个在黑暗中以其爱情来袭击他的女人是谁。他一定得要她说出一个名字来，以便解开他的惊愕和幸福之谜。

这时他觉得，方才他同一位女人所经历的那件闻所未闻的事，对于以诱惑的目光凝视着他的那个闪闪发光的秘密来说，实在是贫乏，极其贫乏和微不足道。这个女人是谁呢？他飞快地把每个可能的人都想了个遍，将住在这个王府里的所有女人的形象统统集合在他眼前；他回想起每个不寻常的时刻，从记忆中挖出同她们的每次谈话，

重温唯一有可能卷入这个谜里去的五六个女人的每次微笑。也许是年轻的伯爵夫人E，她常常那么厉害地叱责她渐渐衰老的丈夫；或许是他表叔的年轻夫人，她那双眸子显得出奇的温柔和彩虹般美丽；或许是——想到这点他就吓了一跳——他三位表姐中的一个？她们三人彼此长得很相像，个个都是一副文雅、矜持的神情。不是，她们可全都是冷若冰霜、谨言慎行的。近几年来，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个被驱逐的人，是个病人，自秘密的烈焰在他心里熊熊燃烧，并且闪闪烁烁地落入他的梦境以来，他是多么羡慕三位表姐啊，她们个个都那么安然恬静，不晕头晕脑，没有欲念，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而对自己正在苏醒的情欲则感到惶恐不安，就像害怕残疾似的。那么现在呢……是谁，她们之中是谁善于如此掩人耳目呢？

经过这个问题的一番折腾，他慢慢地从心醉神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时间已晚，牌厅里的灯光已经熄灭，王府里只有他一人还醒着，就只有他——也许还有那一个，那个他不知其名字的女人。疲倦微微向他袭来。还去想它干什么？明天早晨目光一瞥，眼皮下的眼睛一闪，心照不宣地握一下手就会向他透露这一切的。他精神恍惚地走上台阶，就像他精神恍惚地走下台阶一样，不过两者之间可有天壤之别啊。他的血液仍然微微地激动着，白天太阳晒热的房间他现在似乎觉得凉快多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来，楼下的马匹已在用蹄子蹬地刨土了，欢声笑语传进他的耳朵，中间还夹杂着他的名字。他飞快地从床上一蹦而起——早餐是已经耽误了——急忙穿上衣服，奔下楼去，受到大家兴高采烈的迎接。“爱睡懒觉的人，”伯爵夫人朝他笑着说，两只明亮的眼睛里闪着笑意。他贪婪的目光在她脸上搜寻着；不是，不会是她，她笑得过于没有拘束。“做了个甜蜜的梦吧，”这位年轻夫人戏谑道，他觉得她的娇躯好像过于瘦削。他飞快地将她们的脸逐一扫视一遍，想为他的疑问找到答案，可哪一张脸也没有以嫣然一笑来向他回传心曲。

他们骑马到乡下去。他用心谛听每个人的声音，眼睛紧紧注视着女士们骑在奔马上身体扭动着的每根线条和每个起伏的姿势，窥视着她们弯腰抬臂的神态。中午在餐桌上坐着闲聊的时候，他故意弯

着身子，挨近她们，以便闻一闻她们双唇上的芬芳，或者秀发上散发出来的馥郁的香味。但是一无所获，他没有得到信号，没有得到些微可以供他发烫的思想去跟踪追击的踪影。漫长的白昼已尽，天色渐近黄昏。他本想看看书，但是一行行的字都从书页边上溜出去，突然进了花园。黑夜，奇怪的黑夜又降临了，他感觉到那不知名女人的一双手臂又将他紧紧抱住了。他从哆嗦着的手里把书放下，想到池塘那边去。突然间他已经站在老地方的砾石路上了，对此他自己也大为吃惊。晚餐时他心里忐忑不安，一双手不知所措，不停地来回摸索，无处摆放，好像被人注视着一样，他的眼睛怯生生地缩在眼帘之下。终于，其他人都挪开椅子起身了，直到这时他才喜形于色，马上从往房间去的路上逃进花园，在白色小路上来回踱步。小路好似一条乳白色的雾带在他脚下闪着微光，他在这条路上不停地踟蹰，徘徊了千百次。客厅里的灯点亮了吗？点亮了，灯终于全都点亮了，二楼上几个黑乎乎的窗户里终于也透出了灯光。夫人小姐们都回各自的卧室去了。她若是来，只要再过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可是现在每一分钟都在膨胀，膨胀到爆裂的程度，他心急如焚。他又在踟蹰，像是被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拴着，扯着他只好这样走来走去。

这时突然白色的人影一闪，下了台阶，动作飞快，快得他无法认出来。她像一缕月光，或者像遗失在树丛中的一条随风飘舞的纱巾，被一阵急风刮了过来，现在刮进了他的怀抱，他伸开双臂，像爪子似的贪婪地将这个因为急速奔跑而发热的、充满野性的身子抱住，感觉得到她的心脏在怦怦直跳。这股热浪出其不意地袭在他的身上，在热浪甜蜜的冲击下，他以为要晕倒了，一心只想随波流去，在暧昧的快乐和满足的波涛中浮沉。同昨天一样，这次又只是一瞬间。接着他从陶醉中猛然清醒过来，抑制住内心的欲火。女人的娇躯此刻在他身上贴得那么紧，他觉得这颗怦怦作响的陌生的心是在他自己胸中跳动。但是不行，绝不能沉迷在这销魂荡魄的温柔乡里，在知道这女人的名字之前，绝不能任凭这两片正在吮吸的芳唇来摆布！她吻他的时候，他把头往后一仰，想看清她的脸。可是，这里落着一片树影，在黯淡的月光中和黑发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树丛太密，浮云遮掩的月亮光线又太弱。他只看见一双晶莹的眼睛，